



赫崇本夫妇和儿子一家。



赫崇本与新婚妻子



做教务长时在宿舍。



与景振华讨论。



1979年,赫崇本(右二)与日本访学者合影。

选择青岛

苦尽甘来终重逢

扬帆起航

海洋学的拓荒者

1949年春,赫崇本来到了青岛。这座城市,很快就获得了新生。

不久,他与亲人重逢了。孩子们怯生生地叫着“爸爸”,大女儿赫羽在回忆父亲时曾这样说:“对我来说,那时的父亲几乎是陌生的。父亲没有多余的行李,他带回来的只是一颗赤诚的心、满腔的热血和整箱的书籍”。

赫崇本知道家人安好,他不知道的是他们娘四个到底是怎么过来的。

赫羽在《怀念慈父》中回忆,妈妈是师范毕业生,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后方昆明,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妈妈从店家领写在缎子被面上绣上中国龙图案的刺绣活,又到学校争取取些刻写讲义的活……

赫崇本第一年的留学费用是有保障的,但以后几年都要自己解决。所以他边攻读学位,边工作,以支付留学费用和购买回国时所需的图书资料,还得往家里寄送一些钱。而最感人的故事就发生了:寄送钱财上。因为赫崇本经常托一些中国同胞带钱给妻子和儿子,而这些人他并不认识。

赫羽回忆,“大多数捎钱的人,设法找到我们,把装有钱的信封交给妈妈”。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名中国飞行员,“他在返航回国途中遭到日寇炮击,跳伞下

来,又千方百计地找到我们。当妈妈从他手中接过已经烧掉一个角的信封时,热泪夺眶而出。他对妈妈说,这封信一直放在他的胸袋中”。王荣菊一直舍不得花掉这些少了角的美金,将钱和信封都珍藏起来。遗憾的是,在“文革”期间,为了避免麻烦,只能忍痛将钱和信封烧掉。她也用此事教育三个子女学会诚实守信。当然,他们也遇到再也联系不上的捎钱人。

赫崇本到美国后,王荣菊决定带着三个孩子去贵州桐梓某兵工厂投奔在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在该厂任总工程师的哥哥,这路上的遭遇,在幼小的赫羽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路上遇到土匪,船抛了锚,船老板娘在后船舱用破麻袋把我们盖起来,我从麻袋缝看到头戴礼帽、身着长袍的土匪。果然,土匪也同样发现了我们。老板娘说‘这些是病人’,也不知是因为他常年走这条水路,和土匪熟悉的缘故,还是因为现场具有令人厌恶的效果,土匪竟然没有追查,就放行了。在拉纤船上的一个月,天天吃的都是糙米饭,就萝卜块煮辣椒面加点盐巴,我们三个小孩都胖了,而且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时常要模仿当时船工那种吃法”。真是幼儿不识愁滋味!

结果到了桐梓后王荣菊才知道哥哥已病逝,她只好带着三个孩子继续上路。

20日,华东高校的院系调整委员会批准山东大学海洋研究所与厦门大学海洋系合并,以开展海洋调查和物理海洋专业研究为目标,在海洋研究所基础上成立山东大学海洋系。赫崇本被聘为第一任系主任。当时的教师只有王彬华、孙月浦、牛振义、唐世凤、景振华、陈宗镛、江克平、辛学毅8个人。

今天看起来非常“高大上”的学科,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三无系”,缺这少那。别说实验器材,就连教材也没有。赫崇本决定自己动手编制教科书。经过连日奋战,在景振华的帮助下,赫崇本编出了《海洋学通论》的讲义,成为我国海洋学者自己编撰的第一本海洋学教材。日后又增加了“波浪学”“潮汐学”“动力气象学”三门课程。这一系列课程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系统讲述海洋的课程。至今,他设立的课程仍然是后继者的写作范本,依然是中国物理海洋教学的基础。

除此之外,赫崇本还为学生开设“动力气象”“海浪”等课程。当时他集行政、教学于一身,极度繁忙。他原想将“动力气象”转给其他老师讲授,但学生不同意,赫崇本坚持将课程讲完。

教材有了,人才还缺。为了网罗人

后来辗转到了四川乐山,那里有赫崇本的堂兄赫崇学,在中央工艺专科学校给王荣菊安排了一个场地的保管员工作,她和孩子们才有了较为安定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国内局势逐渐稳定下来,王荣菊决定带着孩子回东北老家。在重庆上了轮船,到了上海,王荣菊找到赫崇本的同学郑一善借了钱,买了北上去天津的船票。天津有赫竟的八叔赫崇敏,是位医生。他们在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得知赫崇本要回国的消息,他们一家人约定在青岛会合。1948年7月,王荣菊带着三个孩子到了青岛,由山东大学安排他们住在了合江路宿舍,他们终于有了稳定的学生生活,等待着赫崇本的归来。

不过关于这段经历,赫羽的回忆有些出入,她在《思念妈妈》中提到,他们从1942年从昆明出发,历经千辛万苦,于1948年冬到了沈阳。当时的沈阳,有钱人外逃的房子腾空,妈妈带着三个孩子住进一间空房子里,晚上睡在壁柜里避寒。妈妈自荐在沈阳中山中学教务处讲课,教师不足时还代课,深受师生欢迎。“1949年,山东大学给我妈妈送来了从沈阳飞往青岛的飞机票。山东大学安排我们住在合江路一号山东大学职工宿舍。1949年4月,爸爸从美国回到祖国上海,5月下旬到了青岛,正式受聘于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

才,赫崇本四处奔波。他挖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文圣常教授(1955年来到青岛,后来他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海洋研究的泰斗,也是海洋界的一代宗师),并亲自到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选才。之后又将陕西工业大学搞水利工程的专家侯国本教授请来。这位行家“敢吼天下第一”,为开发黄河口码头、建设石臼深水港等项工程作出重要贡献。

1958年10月,山东大学奉命迁校济南,赫崇本建议在山东大学青岛分部的基础上,创建一所海洋学院。他的建议引起国家部委的重视,很快批示下发,山东省委给中央递交了请示报告:为了开发祖国海洋资源,发展科学事业,适应国防需要,拟将我省青岛原“山东大学海洋系”有关专业,合并改造为“山东大学海洋学院”。1959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复了山东省委的请示报告,赫崇本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赫崇本的不懈努力下,新中国第一所、亚洲唯一的一所专门培养高级海洋人才的高等学府——山东海洋学院在青岛正式挂牌。他责无旁贷地挑起了山东海洋学院第一任教务长(后为副院长)的重担。

甘为人梯

为海洋鞠躬尽瘁

“我愿为同学们的成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为探索海洋科学奥秘的人搭肩、垫脚”,赫崇本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如是对山东海洋学院的新生说。

为了学校,赫崇本可谓呕心沥血。他率队将山大留下的三个系(海洋水产地质)逐步扩大为5个系(海洋地质化学物理和生物),专业学科由过去的5个,扩充为10个。此外,还设立了两个研究所即海洋研究所与河口海岸带研究所,三个研究室即生物遗传研究室、海藻培养研究室和海洋环境研究室,并增加了一批供教师科研和学生实习的设施,如“东方红”号海洋调查船、海洋动力实验室、八关山气象台、水产养殖场、海洋仪器修造厂和生物标本站等。年轻的“山东海洋学院”初步形成了面向海洋的综合型教育体系。

他曾经说过:“我头上有多少白发,就有多少学生。”他鼓励学生实事求是,不要盲目崇拜留洋,要做适合中国国情的海洋科研人。而他给予学生的不仅是学习知识的努力精神,还有学习知识的本领。据他的学生侍茂崇回忆:1956年暑假,按照海洋系教育计划规定,他们年级要进行“海洋求生基本技能训练”,在短短40天时间里学会摇橹、使帆、荡浆和游泳。赫崇本先生常说:海洋系不是陆地系,是两栖系。而这项训练竟救了侍茂崇一命,“30年后,在进行黄河口调查时,夜间不慎落水,我漂到一个锚泊的舢板前,才用它摇回到我们的船上”。

看看赫崇本的履历,他一直未曾停歇,在海洋研究的道路上,他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时代给他重击,他没有倒下,保留着锤炼已久的大家风范,即便后来待遇丰厚,他都粗茶淡饭,淡泊名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惦记着工作。1985年7月14日,鱼山路9号甲小楼里,赫老突发心肌梗塞,溘然长逝,留下的是几条有关海洋水域调查、海洋大学未来发展方向等方面的问题。

先生去世后,1989年,原海洋系历届毕业的学生资助在海洋大学鱼山路校区,建立了一座大理石赫崇本雕像。2008年,赫崇本先生100周年诞辰,在海洋大学崂山校区第二座雕像落成。

相较于大学路上的喧嚣,海大鱼山路校区一场宁静,午间,阳光透过苍松翠柏,洒落到赫老的雕像上,他面容慈祥,眼神柔和……